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——〇〇九年剛回流香港時，才耳聞河套區這個地方，十年前被列為香港政府十大基建工程之一，希望在該區大搞辦學、創科及文化產業，連當時浸大都有意遷往河套。那時的河套發展計劃曇花一現，雖有美好願景，可惜卻被閒置多年，這幾年我一直追問進展，以為無疾而終之際，上周我欣然得悉計劃有突破進展，港深政府宣布於該區合建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，河套土地業權正式歸港。

這個河套新園區名副其實是港深的通道，業權歸港，加上採用本地法律及土地行政制度，香港順理成章取得河套發展話事權，在更明朗的框架下商討其策略性發展。大前提是要有清晰的定位，所謂近水樓台，我一直強調香港要善用港深合作的優勢，集兩地之長，度身訂造政策、稅務優惠與配套去吸引創客及投資者，以及促進兩地科研基金流通，切實推動創科。我希望河套應善用其港深窗口優勢去發展產學研項目，而非只為香港供地，公眾難免會疑慮這創科平台會否淪為另一個地產項目，幸而政府已重申新園區不設住宅。回看數碼港或早期的科學園為例，被有些人認為是偏離原本發展科技之目的，前車可鑑，決心不要重蹈覆轍。

對於發展計劃，反對或爭議聲音在所難免，首當其衝的是出入境問題，膠着的一地兩檢問題仍未釐清，要方便深圳人員通關往河套，政府建議發放如目前亞太經合組織的商務旅遊證，這絕對值得考慮。當然，要由河套到香港，那深圳人員必須要通過正式渠道過關。很多人又認為河套地區偏遠，但其實河套是香港最接近深圳的地方，佔盡兩地優勢，同時是創業人才的平台，礙於人們不大適應深圳的居住環境及文化，造成思想上的抗拒，期待深

## 創科新基地

港高鐵盡快落成，拉近兩地距離。

新園區首座大樓預料於七年半後才落成，老實說，時間有點長，如能精簡繁複的審批或行政程序，才不致錯失良機。有時做大事，要不拘小節，希望社會各界能明白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根據我多年經驗所得，我同意新園區所訂的四大發展領域——機械人技術、生物醫藥、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，然而，科技日新月異，從前與納米，今天講航拍，無人有水晶球能預知未來，我們不必局限自己，更不能急功近利，這個港深創科園並不為今天的香港帶來一時三刻的利益，而是為明天的香港鋪路。真正的成功是要為香港締造一個培育創新的良好大環境、氛圍，而非僅僅在某些特定項目與範疇出類拔萃。

在推行這新計劃，不停打着吸引國內外頂尖企業、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來港的旗鼓之時，有國際專才的支持，彼此互利雙贏，當然是美事，同時我們應勿忘初衷，緊記要將香港創科發揚光大，而非只為他人作嫁衣裳。我認為香港絕對有本事有實力去搞好創科，然而外間未對STEM有深入了解，社會就是欠缺了些信心，其實，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。

我希望年輕一代能夠把眼光放遠點，着眼港深協同效應所帶來的龐大機遇，大學在這方面的教育亦擔當重要角色。香港，請不要小覷自己的實力，我們其實可以走得更遠。■



河套區十年前被列為香港政府十大基建工程之一。